

克里斯托弗
童年时代

2

克里斯托弗的 童年时代

The Lives of Christopher Chant

[英] 戴安娜·韦恩·琼斯 / 著

Diana Wynne Jones

丁剑 / 译





克里斯托弗的童年时代

The Lives of Christopher Chant

[英] 戴安娜·韦恩·琼斯 / 著

Diana Wynne Jones

丁剑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里斯托弗的童年时代/(英)琼斯著;丁剑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

(克里斯托曼奇历代记;2)

ISBN 978-7-5321-5844-7

I. ①克… II. ①琼… ②丁…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9702 号

THE CHRONICLES OF CHRESTOMANCI: THE LIVES OF CHRISTOPHER CHANT

by Diana Wynne Jones

Copyright © 1988 by Diana Wynne Jones

Copyright © 2001 by Diana Wynne Jone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Laura Ceci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621 号

责任编辑:李霞

特约策划:何家炜 张静乔

装帧设计:高静芳

封面绘画:高婧

克里斯托弗的童年时代

[英]戴安娜·韦恩·琼斯 著

丁剑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1 字数 168,000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844-7/I·4668 定价:42.00元

这里有许许多多世界，每个世界都和我们的不一样。克里斯托曼奇的世界在我们隔壁，那里和我们这儿的不同是，魔法在那里就像音乐对于我们一样平常。那个世界里全是和魔法有关的人——魔法师，女巫，术士，巫师，苦行僧，召唤师，咒言师，萨满，占卜师等等——从卑微的认证女巫一直到最有能力的巫师。巫师神秘而强大。他们的魔法不同凡俗，威力超群，而且他们中很多人有不止一条生命。

那么，如果没人约束这些形形色色的魔法使用者，普通人的生活就将是一场噩梦，而且人们可能会成为奴隶。所以政府委任了一个最厉害的巫师，他的职责是确保人们不滥用魔法。这个巫师有九条命，人称“克里斯托曼奇”。他必须像拥有强大的魔法一样拥有强大的人格。

注 意

这本书里的一切都至少发生在《魔法生活》所讲述的故事的二十五年之前。

致脑袋被板球棒敲了一记的里奥

1

多年后，克里斯托弗才向别人谈起他的那些梦。这是因为他主要生活在伦敦那座大房子顶楼的保育室里，而且看护他的女仆每隔几个月就会换一次。

他很少见到父母。在克里斯托弗小的时候，他很担心有一天走在庭院里碰到爸爸，但又认不出他。过去有很少的几次，爸爸在睡觉前的时间从城里赶回来，他跪在地板上，透过楼梯扶栏的缝隙往下看，想把爸爸的脸印在脑海里。但他能看到的只是一个穿着双排扣长礼服，留着梳理得整整齐齐的黑色胡须的人在俯视下的身影，把手里黑色的高礼帽交给仆人，然后是爸爸快步从楼梯口走出视线时整洁的黑发间的一道白色的分际。除了看得出爸爸的身材比大部分仆人高，此外克里斯托弗知道的很少。

有些晚上，妈妈站在楼梯上见爸爸，她宽大的丝质长裙上繁杂的褶边和下摆遮住了克里斯托弗的目光。“提醒你的主

人，”她会用冷冷的声音对仆人说，“今晚这座房子里有一个招待会，他这辈子要当一次东道主。”

被挡在妈妈裙摆后的爸爸会以低沉阴郁的声音回答：“告诉夫人今天晚上我有大量的工作要从办公室带回家做。告诉她应该提前通知我这件事。”

“通知你的主人，”妈妈则回答仆人，“如果我提前告诉他，他会找借口不参加。向他指出资助他事业的是我的钱，如果他不为我做这件小事的话，我要收回那些钱。”

然后爸爸会叹口气。“告诉夫人我要上楼更衣，”他会说，“虽然很不情愿，请她站到楼梯边上。”

让克里斯托弗失望的是，妈妈从来没有往边上站过，她总是拢着裙子，赶在爸爸前面仪态万方地上楼，来确保爸爸照她的要求做。妈妈有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一副完美的身材和一头光泽的黑色鬈发。那些保育室女仆告诉克里斯托弗，妈妈是一个大美女。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克里斯托弗认为每个人的父母都像这样；但他确实希望妈妈能让他看看爸爸的样子，哪怕一次也好。

他也认为每个人都会做他做的那种梦，所以不值一提。那些梦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克里斯托弗从床上爬起来，

绕过夜间保育室的墙角——有壁炉的部分，从那里继续往前走——走上一条山谷边缘的石路。那座苍绿的山谷非常陡峭，山谷中是一条飞流成瀑的溪水。但是克里斯托弗觉得没有理由顺着溪水往山谷下面走。他会沿着那条路往上爬，绕过一块大石头走进一个他认为是分界点的地方。克里斯托弗认为那里也许这个世界的一块残留物，是从前某个人为这个世界创建秩序时遗留下来的痕迹。千奇百怪的石头高高耸立，向四面八方倾斜着。有些石头坚硬而陡峭，有些则风化剥蚀，层层堆叠，但所有的石头都谈不上色彩——大部分石头都是丑陋的褐色，就像在调色盘里混合各种颜料得到的那种颜色。这个地方还常常笼罩着一团湿漉漉的雾气，把一切都变得晦暗不明。在这里你绝对看不到天空。事实上，克里斯托弗有时候认为那里就是天空；他有个想法，那些奇形怪状的石头直刺天空，形成了一个悬在头顶上的拱门——但他一想到这里，就觉得那是不可能的。

克里斯托弗在梦里一直都知道，在分界点，你可以去几乎整个他世界。他说“几乎整个他世界”是因为有个地方不愿意让你去。那里很近，但他总是感到自己在回避那个地方。他在那些嶙峋湿滑的石头上活动，攀爬，小心地移动，上下探索，

直至找到另一座山谷和另一条路。那里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地方。他把它们叫做“他世界”。

“他世界”大多和伦敦很不一样。它们更热或更冷一些，有着更奇怪的树和更奇特的房子。有时候房子里的人看起来很普通，有时候他们的皮肤是蓝色或红色的，而且他们的眼睛也很特别，但他们对他总是很友善。每次他入梦的时候都会经历一场新的冒险。在一些刺激的冒险里，人们协助他从一些古怪建筑的地下室里逃脱，或者他在战争里帮助他们，或者围捕一些危险的动物。在平静的冒险里，他会吃到新奇的食物，还能得到人们送他的玩具。他回家途中在岩石间攀爬的时候把大部分玩具弄丢了，但他确实带回了那些傻姑娘们送他的贝壳项链，因为他可以把项链挂在脖子上。

他在那个地方见过那些姑娘们几次。那里有蓝色的大海和白色的沙滩，特别适合挖掘和堆砌。那里也有普通人，但克里斯托弗只在远处看到过他们。那些傻姑娘从海里出来，坐在海面上的石头上，在他砌沙堡时咯咯地笑他。

“哦，克里斯图夫！”她们会用含糊的声音对他轻声说话，“告诉我们是什么把你变成克里斯图夫的。”然后她们都用尖细的声音大笑起来。

她们是克里斯托弗见过的唯一一些身上没穿衣服的女人。她们的皮肤是绿色的，头发也是。他对她们下半身的样子很着迷，她们有着粗大的鱼一样的银色尾巴，可以蜷起来，也可以像鱼那样摆动，她们用鳍一样的脚拍打海水，能把水沫有力地拍到他身上。他始终不能使她们相信他不是个名叫“克里斯图夫”的奇怪动物。

每次他去那个地方的时候，最新的女仆就会抱怨他的床上都是沙子。他很早就认识到当她们发现他的睡裤又湿又脏，而且在分界点的岩石间攀爬被扯破的时候，会抱怨得更厉害。所以他拿了一套更换的衣服放在那条石路上。每隔一年左右，当那套又脏又破的衣服不再合身时，他就得在那里放一套新衣服。幸好那些保育室女仆换得很频繁，这件事没有一个人发现。也没有人注意到他多年来带回来的玩具。那些玩具包括一个发条龙，一枝外观是马的长笛，还有那些可笑女士们送他的那条项链，仔细看的话，那是一串小小的珍珠骷髅。

克里斯托弗想着那些傻姑娘，不由看了看他最新的育婴室女仆的双脚，他认为她一定有一双大得足以藏得住尾巴上那些鳍的鞋子。但他永远也看不到任何女士的鞋子，因为她们都穿着宽大的裙子。他一直想知道如果妈妈和女仆用又大

又笨重的尾巴和鳍，而不是用腿和脚走路是什么样的。

一天下午，他有了一个找到答案的机会。女仆帮他穿上一套很不舒服的水手服，领着他下楼到了休息室。妈妈和一些其他的女士和一个名叫巴吉特女士的人在那里，后者是爸爸的一个表亲。她想看看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看着她的高鼻子和皱巴巴的脸。“她是女巫吗？”他大声问。

除了巴吉特女士——她脸上的皱纹更明显了——每个人都惊叫起来，“哦，天哪！”然后，克里斯托弗开心地发现她们似乎把他忘记了。他悄悄躺下去，背靠地毯，仰面朝天，从一位女士脚下滚到另一位脚下。等她们发现他时，他正在沙发下面朝巴吉特夫人的衬裙里看。他被丢脸地拖出了房间，而且非常失望地发现所有的女士都是大粗腿，除了巴吉特女士：她的两条腿像鸡腿一样，又细又黄。

那天晚些时候，妈妈把他叫到了更衣室。“克里斯托弗，你怎么能那样？”她说，“我刚刚和巴吉特女士交往到她能拜访我的程度，现在她再也不会来了。你毁掉了我多年的努力。”

作为一个美女，那一定是件非常麻烦的事，克里斯托弗认识到。妈妈在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玻璃瓶和玻璃罐的梳妆镜前非常忙碌，她身后为她整理光滑的发卷的女仆更忙，甚至比

他的任何一个育婴室女仆还要忙碌。克里斯托弗因为浪费了那一切努力感到异常惭愧，他拿起了一个玻璃瓶来掩饰他的惶惑。

妈妈严厉地让他放回去。“钱不是一切，你明白，克里斯托弗，”她解释道，“一个好的社会地位要有一价值得多。巴吉特女士能帮助我们俩。你知道我为什么嫁给你爸爸吗？”

克里斯托弗对爸爸和妈妈结合的原因一无所知，他又伸手拿起了那个瓶子。但他及时想起他是不能碰这个瓶子的，所以他拿了一个大大的假发套。妈妈说话的时候，他把假发套在手上翻了过来。

“你会靠爸爸的好家庭和我的钱长大成人，”她说，“我希望你现在向我保证，你要和那些最优秀的人一起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妈妈想让你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克里斯托弗，你在听吗？”

克里斯托弗已经放弃理解妈妈的话的努力了。他举起那个假发套。“这是做什么用的？”

“可以让我的头发突出一些，”妈妈说，“请注意，克里斯托弗。从现在开始就为未来做准备很重要。把那个发套放回去。”

克里斯托弗把发套放了回去。“我以为它是一只死猫。”他说。接着妈妈肯定不知怎么犯了个错误，因为克里斯托弗吃惊地发现，那个东西真的是一只死猫。妈妈和她的女仆都尖叫起来。克里斯托弗在一个仆人拿着铲子跑进来时赶紧闪到了一旁。

从那以后，妈妈经常叫克里斯托弗去她的更衣室谈话。克里斯托弗站在那里，一边提醒自己不要动那些瓶瓶罐罐，一边盯着梳妆镜里的自己，一边思索为什么自己的鬃发是黑色的而妈妈的是鲜艳的褐色，还有为什么自己的眼睛比妈妈的更黑。每当妈妈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些东西停在那里，就像是另外一只死猫，有时候一只大胆的蜘蛛会把自己挂在镜子前面。他明白妈妈非常关心他的未来。他知道自己必须和最优秀的人一起在社团^①里出人头地。但他知道的唯一的社团是异教徒援助协会，他每个礼拜日都得在教堂里捐助一个便士，他以为妈妈指的是那个。

克里斯托弗小心地询问了那个有一对大脚的育婴室女仆。她告诉他异教徒是吃人的野蛮人。传教士是最好的人，

^① 这里原文为 Society，原意为社会，也有社会组织的意思，这里克里斯托弗理解成了社团。

而他们是被异教徒吃的对象。克里斯托弗明白了他要在长大的时候成为一名传教士。他感到妈妈的谈话变得更严厉了。他希望她为他挑选另外的职业。

他还问了育婴室女仆那种长着鱼一样的尾巴的女士的事情。“哈，你说的是美人鱼！”女仆哈哈大笑，“那不是真的。”

克里斯托弗知道美人鱼不是真的，因为他只能在梦里看到她们。现在他确信自己也会遇见异教徒了，如果他进入那个错误的“几乎整个他世界”的话。有一次，他在从分界点进入一个新的山谷时特别害怕，他趴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四面察看，在继续探险之前看看这里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但过了一会儿，没有一个人想来吃他，他断定异教徒大概生活在阻止他进入的那个“他世界”，于是他不再担心，直到他年纪更大一些。

等他稍大一些后，那些“他世界”的人有时候会给他钱。克里斯托弗学会了拒绝硬币。只要他一碰到硬币，一切都会停下来。他会突然落在床上，满头大汗地醒过来。一旦发生这种事，就有一位让他想起美人鱼的美丽女士笑嘻嘻地在他耳朵上戴上一个耳环。克里斯托弗本来应该问问那位大脚女仆这件事的，但她很早以前就走了。而其他的大部分女仆都会在他问问题的时候说：“现在别烦我——我很忙！”直到他学

习阅读的时候，他想起所有的育婴室女仆都是这样：她们来一个月，总是忙得顾不上说话，然后就撅着嘴气呼呼地离开。他读到《老家臣纪事》的时候很吃惊，书里的老人和一个家族一起生活了一辈子，讲述了关于过去的那个家族的长长的（有时候很乏味）的故事。在他的家庭里，没有一个仆人能留下来超过六个月。

原因似乎是妈妈和爸爸已经放弃了哪怕通过仆人互相交谈。他们改成通过仆人递纸条。因为不管妈妈还是爸爸都不封存纸条，或迟或早，有人就会把纸条拿到育婴室读给女仆听。克里斯托弗就知道妈妈的字条总是简短扼要。

“要求钱特先生只在自己的房间里抽烟。”或者，“钱特先生请注意，新来的洗衣女仆抱怨了他衬衣上烧的洞。”或者，“钱特先生在我的早餐会中途离席，给我造成了很大难堪。”

爸爸的字条总是写得满满的，充满怒气地回了很多。“我亲爱的米兰达，我会在我喜欢的地方抽烟，处理那些后果是那个懒惰女仆的工作。不过你雇佣那些愚蠢的懒人和粗鲁的笨蛋的奢侈行为，只是为了你自私的舒适，从来不是为了我的。如果你希望我留在你的聚会上，就想办法雇一个能把熏肉和旧鞋子区分开的厨师，不要一直在宴会上发出那种愚蠢的清

脆笑声。”

爸爸的回答通常会导致仆人们次日离开。

克里斯托弗非常享受那些字条展示给他的洞察力。不知怎么回事，爸爸似乎更有人情味一些，尽管他那么挑剔。所以当他与他们的联系被第一个女家庭教师的到来切断时，那对他来说是个相当大的打击。

妈妈派人叫他。她哭了。“你爸爸这次太过分了，”她说，“负责孩子的教育是妈妈的职责。我想让你上一个好学校，克里斯托弗。这很重要。但我不愿意强迫你开始学习。但你爸爸以他冷酷的观念不由分说为你指定了这个家庭教师，她认识你爸爸，一定很糟糕！哦，我可怜的孩子。”

克里斯托弗意识到女家庭教师是他朝着成为一个传教士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他感到既庄严又焦虑。那名女家庭教师来了，原来她是一位有一双粉红色眼睛的沉闷的女人，她过于谨慎，所以从来不与仆人谈话。让妈妈高兴的是，她只待了一个月。

“现在你可以真正开始你的教育了，”妈妈说，“我要亲自为你挑一个女家庭教师。”

接下来的两年，这是妈妈经常说的一句话，因为女家庭教